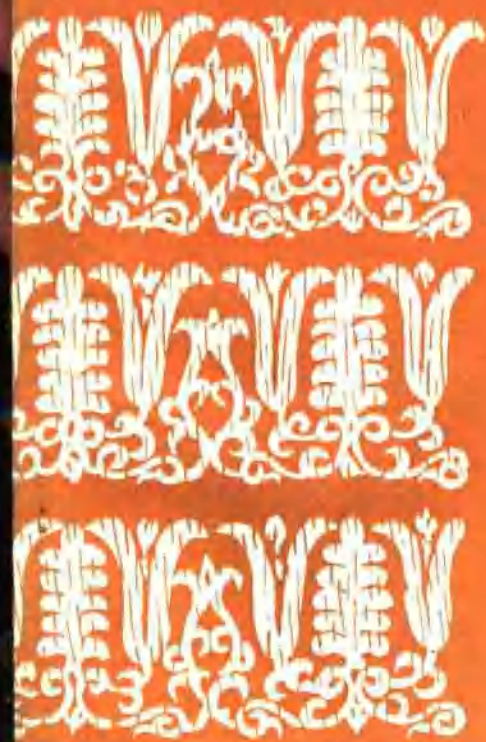


石家莊文史資料

第三輯

解放石家莊專輯



石 家 庄 文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解放石家庄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石家庄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解放石家庄诗选(四首).....朱德 陈毅 邓拓	
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朱德	(1)
攻克石门.....朱德	(1)
平山呈朱德同志.....陈毅	(2)
庆祝石家庄解放.....邓拓	(2)
乘胜夺取石家庄.....聂荣臻	(3)
一个“创例”.....杨得志	(20)
夺取大城市的创例.....杨顺德	(50)
攻坚第一城.....王海廷	(69)
清风店歼援敌 急行军二百四十里.....封 节	(99)
回忆在石家庄战役中攻取北兵营.....苗金宝	(102)
解放石家庄战斗片断.....牛世昌	(105)
两颗手榴弹缴获三十八支枪.....张 敏	(108)
我率第三军进驻石家庄和在清风店被歼	
经过.....罗历戎	(111)
石家庄解放的回忆.....刘海东	(122)
罗历戎三军来石及覆灭经过.....道家训	(132)
清风店战役亲历记.....杨维民	(137)
刘英被俘目睹记.....马汉英	(146)
我在石家庄市的一些回忆.....尹文堂	(151)
回忆解放前夕的国民党石门市政府.....黄 岚	(154)
国民党统治时期石门市自卫队.....赵德汶	(158)
我所经历的石家庄解放.....刘普义	(160)

敌营策反记

- 瓦解侯如墉部队的一场斗争……王子兴 (166)

虎穴生涯

- 回忆我在石家庄解放前后做地下

- 工作的经过……李 智 (190)

- 黎辉对解放石家庄的贡献……徐文英 (220)

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

朱 德

南合村中晓日斜，
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
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
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
朗照边区胜利花。

攻 克 石 门

朱 德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平山呈朱德同志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陈 毅

滹沱河畔与君晤，
指点江山气象殊。
南指中原传屡捷，
石门北望庆新都。

庆祝石家庄解放

邓 拓

石庄解放报前营，
帷幄时闻奏凯声。
万众翻身除封建，
千军倒海制长鲸。
太行南北东西路，
展顾江淮河汉清。
他日文旗随战鼓①，
群雄浩荡入春明②。

注：①文旗——有文采的旌旗。指大军出行时前导的仪仗。

②春明——指京城；入春明，喻解放战争最后胜利。

乘胜夺取石家庄

聂荣臻

三战三捷

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七月，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了正太、青沧、保北战役，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它标志着华北我军已开始扭转战局，转入了主动进攻阶段。

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起，到一九四七年春，经过几个月的激烈鏖战，敌人的战略攻势在全国范围内已成强弩之末，我军则逐渐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华北战场的军事形势与全国一样，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八个月来晋察冀军区共歼敌八万余人，敌人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削弱，战争初期的狂妄气焰被我军打了下去。由于我们没有保守大城市这样的包袱，作战行动就自由得多了。而晋察冀地区的敌人则相反，虽然它们还拥有兵力上的优势，还有一定的进攻能力，但它那九个军三十个师的兵力，需要保守城市，守备铁路，维护交通，实际能抽出来用作机动的不过两个军。虽然如此，但从战争全局来看，这一时期，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主动，摆脱被动。毛泽东同志也向我们指出，有些仗是在被动情况下打的，例如保定、易县地区的争夺战。事情确是这样。那时候，我们的一些作战行动，往往为敌人的行动所吸引，费力气不小，歼敌却不多。有些仗打得不痛快，根本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握主动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九四七年三月底，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当然，会议并不是单纯讨论军事问题，还有土改问题和整风问题。军事问题，具体说就是如何争取主动，摆

脱被动，从根本上扭转华北的战局，跟上全国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我的思想还是撤出张家口时那样——丢掉大城市这个包袱，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围绕如何争取我区战局的根本转变问题，经过会议认真检查、分析，总结了前一段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取得的胜利，客观地分析了胜利不足的原因，从而也就明确了今后的作战指导思想。当时的形势，与抗日战争时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即敌人占领着各大、中城市（也就是“点”），和主要铁道、公路干线（也就是“线”），企图扩大成“面”的占领，但到处被动挨打。因此，我们的方针仍然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坚决实行大踏步的进退，主动向敌人守备薄弱的点线出击，求得调动敌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此外，大力发动群众，加强对地方军、民兵进行游击战的领导和训练，使之能更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一九四七年四月的正太战役，就是在上述作战思想指导下发起的。

战役前，我们对敌情作了研究分析，认为敌人的主力集结在平、津、保和北宁、平绥、平汉铁路北段沿线，如我军继续向这个方向寻找战机，根据前一段与敌人作战的情况看，是不可能打出什么名堂来的。因为那个地区的敌人过于密集，打起来，要想分割包围它不那么容易；包围起来，要想很快解决战斗也不大容易。而且那里交通方便，增援部队很快就可以赶到。只有东面的津浦路和南面的正太路，敌人比较弱。两者相比，又以打正太路的敌人更为有利。正太路的敌人除了石家庄、太原两点兵力较多而外，其他主要是些战斗力较差的地方保安团队，由于守备着沿线铁路，兵力也比较分散。而且，以娘子关为界，分属两个指挥系统。东面属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西面属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历来的军阀都有一个不可改变的特性，那就是不管什么时

候，他们都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因此，我们估计在石家庄周围发动进攻时，阎锡山一般是不会支援的；我向太原方向发动进攻时，孙连仲同样也不会支援。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此外，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军在保南作战中，将保定至石家庄的平汉铁路进行了破坏，已经不能通行，使冀西和冀中基本上连成了一片，我军在石家庄周围发动进攻，北面的敌人南下增援就不那样容易了。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决定以野战军主力向正太铁路沿线的敌人发动全面进攻。整个战役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扫清石家庄外围的敌人。这时候，石家庄的敌人是保定绥靖公署所属的第三军和一些保安部队，还占有比较大的一片地区，北有正定，西有获鹿，南有元氏、赞皇，东有栾城，我军准备首先扫清这几个县城及其附近的据点，进一步孤立石家庄；同时，以此行动吸引北面的敌人来援，争取在运动中歼灭之；如敌人不来援，在已经达到进一步孤立石家庄的目的之后，主力即行西转，向正太路沿线进击。为了做好战前的准备工作，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我们专门组织了团以上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到预定的战场进行侦察；部队进行了半个月战前的战术、技术训练，加强了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定了战役具体实施方案。

四月三、四两日，部队分头向预定集结地域开进。以杨得志、李志民同志指挥第二纵队，杨成武同志指挥第三纵队，指向石家庄以北；以陈正湘、胡耀邦同志指挥第四纵队指向石家庄以南。八日，开始了战役第一阶段的石家庄外围作战。四月十日四纵队在冀中军区部队配合下，攻克了栾城。四月十二日二纵队、三纵队配合攻克了正定城。两县附近据点九十余处也随之解放。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只有元氏没有打下来，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敌第三军龟缩在石家庄城内，固守待援，不敢出战。与此同时，平、津、保的敌人没有直接南下救援

石家庄，却于四月八日以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整编第六十二师等部，向我大清河北地区进攻，颇有点“围魏救赵”之意。该敌在攻占我胜芳后，又增加了第五十三军、整编第九十六旅等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向正太线继续进攻呢，还是把部队拉回来，到大清河北去保卫地方呢？这是一个重要关键。经过安国会议，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我们的思想很明确，除由孙毅、林铁同志指挥冀中军区的部队和民兵与敌周旋外，我主力丝毫不为所动，在完成了第一期作战任务后，毅然挥师西进。对于我们的这种做法，毛泽东同志曾来电称许说：“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我们真正这样做了，敌人也就没有什么办法。敌人所谓南下增援，由于受到我冀中军区部队和民兵的阻击，除了空运第十六军的一个团到石家庄以外，地面部队直到正太战役临近结束时，还在保定附近徘徊不前。

在正太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中，我第二、三纵队主力沿津沱河两岸秘密西进，一举攻克了井陘、获鹿，随后沿正太铁路及其两侧向西进击。第二纵队攻占孟县后，向寿阳方向迂回。第三纵队进展也相当顺利，攻克天险娘子关后，包围了平定，直逼阳泉。阎锡山感到我军的严重威胁，急派第三十三军第七十一师、暂编第四十六师增援阳泉。我军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主动让援敌开进阳泉，使阳泉敌总兵力达一万一千多人。阳泉以西的寿阳附近则集结了第七十一师的一个团和暂编第四十九师等部一万二千人，防我继续西进。我军采取迂回包围、猛插分割、断敌退路的战术，第二、第三纵队从正面抓住敌人，并切断敌人向西、向北逃跑的退路，第四纵队也从井陘地区西进，这三个纵队互相密切配合，逐步压缩包围，使敌人慌了手脚，企图夺路逃跑。五月二日、三日，该敌被我军分别在阳泉、寿阳及其周围地区大部歼灭。最后在阳泉附近狮脑山固守的为阎锡山在日本投降时收编的

日军五百多人，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由大队长藤田信雄率领，也向我投降。我第二纵队主力向西逼近榆次。至此，东自获鹿，西至榆次，三百六十余里的正太铁路为我控制。解放了山西的盂县、阳泉、定襄、平定、寿阳和河北的正定、栾城、井陉等城市，以及河北、山西两省的井陉、阳泉、黄丹沟煤铁矿区。从四月九日至五月十日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战役行动遂告结束。

正太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石家庄的敌人更加孤立。这次战役，使我区战局开始转入了主动。战役的全部过程，始终贯彻执行大踏步进退，在运动中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原则，不受局部情况的牵制，因而摆脱了被动。在战役方向选择上，指向了敌人的薄弱环节，利用了敌人两个系统互不支援的弱点，实行突破，是成功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给我们的前述电报中，曾将正太战役的这些经验总结为：“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将“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列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在发起正太战役期间，刘少奇和朱德同志来到了晋察冀。那时候，他们是以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名义来的。我一直在正太战役前线，没能及时见到他们，正太战役胜利结束后，我才见到刘少奇和朱德同志。中央工委的到来，对晋察冀各方面的工作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继正太战役之后，为了配合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不使关内敌人增援东北，于六月十二日，我军又发起了以破坏津浦铁路青县到沧县段为主的青沧战役。这一带守敌大多是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老百姓称之为“铁杆汉奸”。我军二、三、四纵队，在察哈尔军区、冀中军区、渤海军区等地部队配合下，打得很顺利，很好

地完成了战役任务，解放了青县、沧县、永清三座县城，歼敌达一万三千多人（河北保安部队三个总队共九千五百余人，还乡团等地主土匪武装三千五百余人），一度控制了津浦铁路一百六十多里。

接着，于六月二十五日，我军又发起了保（定）北战役。保定以北这个地区，我们打过好多次仗，由于地形熟悉，组织计划周密，打得也很顺利，全歼了徐水、固城、满城、完县等据点守敌七千多人。

在接连进行的三个战役中，我军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回想起来，是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方针的结果。是我区战局由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良好开端。

正太战役以后，晋察冀部队再次进行了整编。成立了新的野战军领导机关，杨得志同志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同志分任第一、第二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仍分别为耿飚、潘自力同志。下属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同志，政委李志民同志；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同志，政委胡耀邦同志；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同志，政委王昭同志。野战军首次成立了由三个团编成的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同志。晋察冀军区下属的二级军区，也作了调整：冀中军区仍由孙毅、林铁同志任司令员、政委，但部队有增加，达四个军分区，三个独立旅；冀晋军区由唐延杰同志任司令员，仍由王平同志任政委，也增加了两个军分区；察哈尔军区仍由刘杰同志任政委，肖文玖同志任副司令员。前面提过了，冀东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就在这时候先后划归了东北军区。

这次整编，为迎接新的胜利作了组织准备。

清风店歼灭战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军在清风店地区，全歼了蒋介石的嫡系第三军主力，俘虏了军长罗历戎，连同在保北地区阻击

战的战果，歼敌总数达一万七千多人。这是我区转入战略进攻以来，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是运用毛泽东同志运动战、歼灭战思想，灵活机动，及时捕捉战机的成果。

在正太、青沧、保北三个战役接连取得胜利的鼓舞下，我军士气高涨，我们也想乘这个有利时机，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保北地区歼灭国民党一两个师到个把军。于是，一九四七年九月，我们乘华北国民党军几个师奉调出关之机，以第二纵队加上独立第七旅围攻徐水，诱敌增援，以第三、第四纵队部署在徐水以北以东地区，准备待国民党九十四军或十六军来援时，在运动中歼灭之。

十月十一日，我军一部猛攻徐水。另一部在容城、固城与敌人接触，原想将第九十四军等部分割开来予以歼灭。但因敌人五个师猬集一团，所以敌我双方在徐水东北地区形成了对峙。六七天来，虽然杀伤了不少敌人，但我们的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为了打破僵局，除一部与敌保持接触外，我主力立即向铁路以西的易县、满城之间转移，以诱敌西进，拟乘敌兵力分散时歼其一部，这一行动能否如愿，也还难以预料。

谁知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飞到北平帮了我们的忙。他错误地估计了情况，误认为我军在保北地区，已被他的主力所钳制，陷入被动，脱不了身，于是，他命令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亲自率领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我军。我当时正在完县参加边区土地会议，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急电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告知了第三军出动的情报，要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立即在前线相机作出处置和部署。这时已是十月十七日下午，保北我军主力正在向路西运动。

事后，听杨得志同志讲，他和杨成武、耿飚同志，接到军区敌情通报的时候，野战军指挥部正由驻地容城东马村向西转移。他们刚骑马走出十多里路，见到一个骑兵通信员，从东马村驻地飞奔而

来，送来了军区发出的敌情通报。他们三人看完电报，得知罗历戎率第三军出动，喜出望外，立即下马，在路旁打开地图，仔细研究了这一情况。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只要不失时机，就可以打个漂亮的歼灭战。但是，我军必须在十九日以前，至少把敌人阻击在方顺桥以南。敌人从新乐到方顺桥，不过九十余里路程，而我军要从徐水以北，绕过敌人固守的保定，赶到方顺桥以南地区，路程在二百里以上。所以，歼灭敌人的关键，全在能否及时赶到预定地区。

在这紧要关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同志当机立断，定下决心，决定留第二纵队第五旅，第三纵队第七旅和第八旅，以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等共四个旅的兵力，由陈正湘、李志民同志统一指挥，在徐水地区布下了阻击阵地，坚决把企图沿平汉路南下的敌人堵住。在保北地区的其余野战军部队，立即强行军，日夜兼程，向南疾进，一定要把这股北进的敌人，歼灭在方顺桥以南地区。他们定下这个决心之后，命令各部队务必在十九日拂晓前，分三路赶到指定作战位置。

我们在完县看到了他们发来的电报。我认为，只要第三军继续北上，我们以七个旅的兵力，加上地方部队和民兵，在野战中把它歼灭是有把握的，野战军制定的作战部署是可行的。大家也表示没有意见。但是，有的同志说：“阻击要那么多部队吗？用一个旅就可以了。”我说：“一个旅不行。这是平原地区，不是个山口子，到处都要用兵，到了紧迫的时候。敌人也可能来个反包围。为了歼灭由石家庄北进的敌人，必须坚决把企图由保北南下的敌人堵住，才能保证消灭第三军的主力。”

我们同意了野战军的作战部署。军区立即发布命令，令独立第八旅和冀中、冀晋的部队，以及该地区的广大民兵，死死拖住北进的第三军，既要迟滞其前进，又要阻止其后退，防止他们缩回石家庄，为聚歼这股敌人创造有利条件。

向南疾进的部队，任务十分艰巨。最关键的是他们要在一昼夜多点的时间里，用双脚走完二百里以上的路程，如果让这股敌人赶在前头，就会越过方顺桥钻进保定，使我军歼敌计划完全落空。

由于时间紧迫，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于当天晚上立即出发，一边行进，一边进行鼓动。指战员们听说要打大仗，一个个战斗情绪很高，一直保持飞快的行进速度。各部队都以令人敬佩的毅力，分别提前赶到了指定的集结位置。当我军到达方顺桥以南的时候，罗历戎带领的一万四千多人马，由于一路不断受到我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阻击、袭扰，象蜗牛一样刚刚爬过定县城。

十月十九日下午，我军在继续向南开进中，到达清风店附近时，听到了断断续续的枪炮声，看见了慌慌乱乱的逃难人群。部队在当地民兵的指引下，一路小跑，迅速将全部敌人迂回包围在清风店东北的几个村子里。指战员们当即连夜冒雨进行战斗准备工作。二十日拂晓时分，我军开始发动进攻。敌人判断我军十分疲劳，只要收缩兵力，固守待援，是不会被消灭的。罗历戎还有个错误的判断，就是在同一时间里，我军既要消灭他的部队，又要挡住北面敌人的增援，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罗历戎以西南合村为指挥中心，将兵力收缩到周围几个村子，构成了所谓梅花形的防御配置。他一面向北平和保定发电求援，一面命令部队依托村庄进行顽抗。

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等同志，分析研究了这一情况，认为战役的关键问题，是对收缩的敌人，迅速加以分割歼灭，一旦拖长了时间，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决定对南合营、南合庄、高家佐、西南合村的敌人同时发起进攻。而把主要兵力和火力集中使用在南合营。这样，敌人第三军军部所在的西南合村就暴露出来了。

攻击南合营、南合庄、高家佐、西南合村的战斗，打得十分

英勇顽强，我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飞机的轰炸扫射，向预定目标猛扑。战斗进行到二十一日晚上，周围的几个村庄都被我军攻占，罗历戎剩下的一万多人马，被我军全部围困在西南合村。在这个不满四百户人家的村子里，敌人到处狼奔豕突，乱成一团。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北平发出求救电报，但是，一直到二十二日凌晨，仍然不见援兵到来。

他们的援兵在哪里？就在保定北的徐水地区。李文带领的五个师，虽有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飞临上空督战，从空中和地面对我猛烈轰击和反复冲击，敌人的部队乘坐在一辆辆汽车上，准备一旦突破我军阻击阵地，就冲过徐水、保定，向南救援罗历戎。但是，被我阻击部队死死地堵住了去路，直到西南合村围歼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些援兵还被阻击在保定以北地区，并且付出了四千多人的伤亡代价。应该说，保北的阻击战是打得很坚决、很出色的，没有保北的坚强阻击，也就不会有清风店的胜利。

我军在二十二日凌晨，向西南合村发起最后进攻，很快地打掉了敌人的师部、军部。敌人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控制，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原准备分三路突围，最后大部分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

我军冲入第三军军部据守的院落时，罗历戎带领三百多人仍在妄图突围，在我军的围击之下，都一一成了俘虏。

清风店战役全歼罗历戎以下一万三千多人，无一漏网的消息传到完县，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我和肖克、罗瑞卿同志就立即乘车赶到了南合庄野战军指挥部。在南合庄和完县土地会议上，我先后见到了被俘虏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第十九团团长柯民生，还有副军长杨光钰和军副参谋长吴铁铮。罗历戎和杨光钰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因为我在黄埔兼过政治教官，他们见到我后，都称呼我为老师，吴铁铮是黄埔军校第三

期学生，他原来是共产党员，在“中山舰事件”之后退了党，堕落成了革命的叛徒。他见了我们，显得十分羞愧，无地自容的样子。那个叫柯民生的团长，他说和我是同乡，也是四川江津人。我对他们说，这次内战完全是蒋介石逼迫我们打的，你们为蒋介石卖命是毫无意义的。我还说：“你们愿意留下，我们提供学习机会；你们愿意回家，可以放你们回去。但是，不管留下或回去，都应该认识过去的罪过，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我们放了一批俘虏，其中有姓柯的那个团长，因为他的家眷还在石家庄。他到了石家庄以后，在瓦解蒋军军心方面起了一些作用。我们在解放石家庄的时候，他又一次当了我们的俘虏。

清风店战役胜利之前，我们在大清河北，以及在保定以北都与敌人打成了对峙。因为蒋介石急于想包围我军，罗历戎就从石家庄出来了，造成了清风店歼灭战的机会和条件。在军事上，就是要“动”，用“动”造成“变化”，再从“变化”中寻机歼敌。因此，我们不要怕走路，不要怕“泡蘑菇”，要在运动中捕捉战机，积极地扩大战果。可是，那时候，我们有的同志不得懂这个道理。在大清河北没有打好，本来没有什么，却有人说：“肉没有吃上，反把门牙咬掉了。”我们出击保北，围城打援，事前就有精神准备，或者是敌人不来，或者是敌人来多了，我们吃不了，不一定就能打出名堂来。啃不下敌人怎么办？走就是了，又有什么？事实上，正因为保北的苦战，我们在清风店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就是在“动”和“变化”中，及时捕捉战机取得的成果。

清风店歼灭战的胜利，得到了党中央的祝贺和嘉奖。朱德同志还即兴写了一首《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的诗，祝贺这次歼灭战的重大胜利：

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